



出版資料：  
香港：詩雙月刊出版社，  
一九九〇年（初版）。

吳美筠：  
《我們是那麼接近》

第一本詩集往往盛載了詩人演化的痕跡。同樣涉及愛情，一九八三年的〈梅蘭菊竹〉充滿古詩的遺痕：「如君負我/狠狠掠去美夢與盼望/剩我一幹的中空/我便還你滔滔的淚雨/刻成綠竹片片/難解的斑痕」，到了一九八九年的〈這扇窗〉，無論意念和語言均非常現代，詩中「我」的形像也從被動、柔弱變為主動、果決：「你竟死守窗下」「看不見/我曾經過你身旁/預告房子遷拆的消息/直至某天房子倒塌/我向你擺手告別/你才惘然憶起/我就是那給你鑰匙的人」。

詩人有時是冷靜的觀照者。一台戲，一次朗誦，海洋公園裏的過山車、殺人鯨均成為觀照對像。詩人看穿了地下火車的乘客「共處無非/各自貪圖一段短速平穩的歸途」（〈相信〉），也看得出「我們」用油膏「塗滿臉龐/阻隔侵略也/拒絕接觸」（〈我們是那麼接近〉）。然而，詩人也有追尋者的身分。起初是「拆開文字的橫直」「追尋甲骨遺跡/壓入整個大腦」（〈夜讀〉），之後追尋的道路漸次崎嶇曲折，詩人的思路遂盤成較龐大的架構，我/她為追尋理想而融化成血肉，「用勁腐蝕冷硬堅實的柏油路滲透密封的瀝青」「噴射鮮紅的水泉」（〈血路〉），詩句較密匝而富張力，作為吳美筠標識的血腥意象也明顯突現。

總括來說，這詩集給我們提供了非常獨特的閱讀經驗。（陳寶珍）

參考資料：

1. 鍾玲：〈爆裂的火焰〉，《我們是那麼接近》，「序之一」，香港：詩雙月刊出版社，一九九〇年，第三至十頁。
2. 羈魂：〈多情多貌的滔滔〉，《我們是那麼接近》，「序之二」，同上，第十一至十七頁。
3. 湯禎兆：〈黑白方格與香港經驗〉，《我們是那麼接近》，「序之三」，同上，第十八至二十一頁。